

無法抹去的青瓷香

彭雲奕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

案頭青瓷瓶沐着晨光，釉色漫出雨後初霽的遠山黛，暈得滿室皆染清寒。望着這抹淡青，總不由自主地憶起老家書房那纏枝蓮紋瓶——瓶身蓮瓣被歲月摩挲得溫潤如玉，瓶口殘留的檀香似有若無，那是爺爺留在時光裏的氣息，像穿堂而過的清風，裹挾着三代人的牽掛，成了心底永遠無法抹去的溫柔印記。

老家青磚宅院，是爺爺年輕時親手擘畫的方寸天地。書房臨着院裏的玉蘭樹，窗下酸枝木案上，青瓷瓶靜靜矗立，宛如沉默的時光信使。幼時的我總愛趴在案沿，看爺爺取一方素棉，蘸着晨露般的清水，輕輕拂過瓶身。他指尖帶着歲月磨出的薄繭，觸及蓮瓣紋的弧度時，竟柔得似怕驚醒一段舊夢。「這是你太爺爺傳下的天青釉，」他聲音裹着歲月的溫潤，「瓷如人，需細心看護，用心待之，方能煥發內蘊光澤。」言罷，便從院角折一枝綻放的白玉蘭，輕輕插入瓶口——瑩白花瓣垂着晨露，與淡青瓷釉相映，檀香纏着清雅花香漫入書箋，連穿窗而過的陽光，都染上了一縷淺淺的清甜。

曾趁爺爺轉身取茶的間隙，我掂着腳尖去夠瓶口的玉蘭花，指尖剛觸及花瓣，青瓷瓶便沿岸沿輕滾，「噹」的一聲哀鳴，在青磚地上磕出一道細淺裂紋。我攥着衣角啜泣，眼淚流到裂紋上，暈開小小的淚痕。爺爺卻無半分責備，只是蹲下身，雙手輕捧瓷瓶，指腹摩挲裂紋時，柔得似撫摸初生的嬰兒。然後他摸了摸我的頭：「傻丫頭，哭什麼？裂紋從非缺陷，而是時光為它蓋上的印記，你瞧！」他指着裂紋彎曲的弧度，「多像一朵初綻的小蓮，這是你與它結下的緣份呢！」後來方知，那幾夜，爺爺總獨坐書房，就靠着檯燈的昏黃光暈，用細棉蘸着稀釋的茶油，一遍遍擦拭裂紋，動作輕柔得似在修補世間至珍貴的寶物。有次晚上路過書房，見他對着瓷瓶輕聲呢喃，湊近了才聽道：「爸，娃非有意，您莫怪她。這道裂紋，反倒給瓶子添了幾分靈氣。」那時的我，怎懂得這份執着裏藏着的千般牽掛，只覺得爺爺對一隻「破瓶」過於執着。直至去年整理爺爺遺物時，我在青瓷瓶底座暗格中，發現一個錦緞裏裹着的小盒。

打開瞬間，一張泛黃老照片順勢滑落——民國三十七年的光影裏，太爺爺穿着長衫，懷抱年幼的爺爺，身後八仙桌上，正是這隻青瓷瓶，彼時它尚無裂紋，釉色清亮得似一汪澄澈秋水。照片背面，是爺爺少年時娟秀的字跡：「與父賞瓷，父言器物有價，情義無價。此瓶傳家，傳的從非瓷釉，而是一脈相承的心意與思念。」墨跡雖已乾涸，卻似帶着溫度，燙得我眼眶發酸。原來這青瓷瓶裏，盛載着的並非冰冷瓷釉，而是祖孫三代綿延的牽掛，是藏在時光皺褶裏的深沉情意。

如今，這隻帶着裂紋的青瓷瓶，靜立在我書房窗下。每日清晨，我亦如爺爺那般，取素棉輕拭瓶口。檀香依舊裊裊，只是案前，少了那個溫潤的身影。有日朋友來我家中造訪，瞥見瓶身裂紋，惋惜道：「如此絕美的天青釉，竟有這般瑕疵。」我笑着輕轉瓷瓶，讓陽光落在裂紋上——那道細淺紋路在光下泛着柔暈，真如爺爺所言，似一朵靜靜綻放的蓮花。「這並非瑕疵，」我輕語，「是爺爺留給我的印記，是時光親手鐫刻的溫柔。」

每當夜深人靜，月光穿過窗櫺，灑在青瓷瓶上，裂紋與蓮紋交織纏繞，泛着朦朧清輝。閉目間，總憶起爺爺擦拭瓷瓶的模樣，憶起書房裏繾綣的檀香與花香，憶起照片裏太爺爺懷抱爺爺的溫暖畫面。這隻青瓷瓶，早已非普通傳家之物，它是橫跨歲月的橋樑，一頭連着逝去的時光，一頭繫着當下的思念；它是一枚浸滿溫情的印記，藏着爺爺的疼愛，藏着家族的傳承。

縱使我走過萬水千山，只要看見這抹淡青釉色，便知那些深沉的愛從未遠去，永遠在時光裏靜靜流淌，溫暖着我前行的每一步。

孫慧玲女士評語

以案頭的青瓷瓶展開敘述，刻劃祖孫情，題材特別，內容充滿趣味和細節，常常有出人意表之處；描寫細緻，敘事清晰，抒情深刻，文筆優美流暢，難得的是將一件冷冰冰的、甚至帶着裂紋的瓷器，寫成祖孫三代的深厚情意、家族傳承、綿延牽掛、橫跨歲月的溫情印記，透着款款深情，溫馨醇厚，正是文化延續的經脈。全文不乏出人意表及有趣情節，使本來枯燥的文物充滿故事性，顯得饒有趣味，正是作者以一顆溫柔的心、將滿腹柔情注入的功力表現，是出色之作。